

臆断岂能立论 附会何以为据

——墨子滕州人说实地考察报告

◇郭成智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笔者已与山东滕州论争多年，并有十论就教于学界朋友，笔者自感话已说完。但应朋友之约去山东枣庄和滕州稍作考察后，又发现很多令人吃惊的东西，故把此行所闻所见，报告给关心墨子里籍研究的学界同仁。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由于墨家的人民性思想不能为封建统治者所用，秦汉大统一的建立，便被儒家所扼杀。儒术独尊后，一代“显学”成了异端邪说，墨子后人转入地下，墨子也如石沉大海，再没有声息了。到太史公作《史记》时，虽去墨子仅三百年，墨子已生卒不明，里籍无考了，太史公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糊其辞地说“盖墨翟宋之大夫”（此后便形成为宋人说）。墨子究为何方人氏，已成历史悬案。大约又过不到三百年，东汉学者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在《当染》和《慎大览》篇云：“墨子名翟，鲁人也。”一千五百多年以后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代考据家，曾任河南、山东巡抚的毕沅，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高诱说的“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到清嘉庆元年（1796年），考据家、方志学家，曾任山东博山县知县的武亿，在他的《跋墨子》和主纂的《鲁山县志》中，再次重申，“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并把墨子写入《鲁山县志》，落入鲁山户籍。但一百年后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学者孙诒让根据墨子出游多起于“鲁”和《渚宫旧

事》载鲁阳文君向楚惠王介绍墨子说，“墨子北方贤圣人”之句，武断地认为墨子是楚国北方的鲁国人。即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人。这时毕沅和武亿已经作古，无可与其争辩，于是鲁国说便误传于世。这样以来，墨子里籍便无可适从了。于是，有沈恩浮者，以司马迁之“盖墨翟宋之大夫”而认为齐国有盖邑，墨子是齐国盖邑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怀琛和卫聚贤先生又说墨子色黑、鼻高、而发不黑，是印度人。还有陈盛良、金祖同二君，说墨子著作的句法有些像回文，因而又认为墨子是阿拉伯人。自此以后，因高诱说过墨子是“鲁人”，孙诒让又斥毕沅和武亿“殊谬”，加之不少人对东鲁的鲁国与西鲁的鲁阳之关系尚不十分了解，因而学界多数接受并沿袭孙诒让的鲁国说和司马迁的宋人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刘蔚华教授，于曲阜师范大学任教时，在当地遍寻墨子里籍一无所获，山东历代纂修的志书又无任何记载，于是撰文《墨子是河南鲁山县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1988年，笔者在纂修《鲁山县志》时，为了进一步弄清墨子里籍，也撰发《墨翟故里考辨》，确认墨子为西鲁之人，即今河南省鲁山县人。

自刘蔚华教授的文章发表以后，山东省在收集山东籍古代思想家时，已不再收墨子，墨子就在山东腾出了位置。这时山东有两个地方便想再把墨子请过去，一个是菏泽，一个是滕州。山东菏泽市，因墨子有宋国人说，且今之菏泽又处于古宋国的边缘地区，有其地理优势。但由于各方准备工作不够充分，会议没有开成。此时，处于山东南部

枣庄市所辖的滕州，也急于找个品牌借以发展经济，便决心把墨子请到滕州去。山东大学滕州籍教授张知寒先生，因在 1957 年那场政治运动中遭受很大挫折，虽已平反昭雪，但几十年的学业荒废了，也想在有生之年再干一番事业，也好为自己的家乡做些贡献。于是就说他的老师童书业先生曾说过，墨子是宋公子目夷子的后人，目夷子的封地就在滕州，所以墨子也应该是滕州人。1991 年 6 月第一次墨子会议便在滕州召开了。张知寒先生的《墨子怎么又成了鲁阳人呢》（见 1991 年滕州市委宣传部《滕州宣传》资料第 4 期）以及《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也相继出来了，并且还为墨子建馆、筑亭、塑像，搞得很是热闹。

当然，墨子如果真是滕州人，滕州的这一举措是令人欣喜的，然而张知寒先生的论证却无法使人信服。张知寒先生的重要依据是墨子为目夷子的后裔，他引用童书业先生的话说：“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张知寒原注，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他又引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说：“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猜测。我们以为，墨确实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宗族。”

其实童书业和顾颉刚先生的结论本身就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尽管他们那样肯定地说：“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而对目夷氏是如何演变为墨氏的却没有提出任何证据，仅凭“以为”、“近人以墨姓多不见”“起了很多猜测”的主观臆断，怎么就能断定墨姓一定是由目

夷氏演变的呢？

历史上墨姓早已有之，王符《潜夫论·赞学》记载的“舜师纪后，禹师墨如”就是证明。既然说墨姓是目夷氏演变的。那么这位早于目夷子一千五百多年而被夏禹就尊为师表的墨如该是何人，又是谁的后裔呢？

再则，即使墨姓真是由目夷氏演变的，目夷子是宋襄公所封，襄公在位于前 650 年～前 637 年，多数学者认为，墨子出生于前 480 年。以襄公在位的最后一年计，墨子距目夷子也有 157 年了。在那个诸侯征战、烽火连连的年代，即使墨子真是目夷子的后人，谁能保证墨子一定出生在目夷子封地那块土地上呢？张知寒先生再三强调“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而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可知墨子生长于目夷”。这只是他的一家情愿罢了，无论他如何肯定，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三则，中国姓氏十分复杂，同姓而不同源者很多。以中国五大姓氏之一的王姓为例，其来源就有八支：有出自姬姓的，有出自勉姓的，有出自田姓的，有出自子姓的。还有易姓的、冒姓的、赐姓的等等。谁敢说同姓必是一家？更何况墨姓和目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四则，目夷子的封地果真在今滕州吗？目夷子的墓在今天山东微山县微山湖的岛上，而不是在滕州。张知寒先生为证明目夷子的封地在滕州，引了晋代《左传》专家杜预在《春秋左传》襄公四年后的一条注：“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可是也许张知寒先生太粗心了，根本就未把这条注看明白。首先，注说的是“狐骀”，而

不是“目夷”。其次，注说“狐骀”是“邾”地，而不是他说的“小邾”。因邾国和小邾国是同时并存的两个诸侯国，邾国就是邹国，即今天孟子故里邹城一带，连普通工具书《辞海》都写得明明白白：“邾，古国名，即邹。”其三，注说“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而不是滕州东南有目夷亭，且滕州从不曾属于鲁国。这条注恰恰证明目夷亭不在今之滕州，而张知寒先生却还要把这条注当作重要的论据，并以此作为他整个立论的支撑点，实则令人忍俊不禁。

从以上材料分析，即使墨子真是目夷子的后人，目夷子的后人也确实世代生息发展于目夷这个地方，也不能说墨子是滕州人，因张先生没有拿出公子目夷子的封地在今之滕州的证据。可是张知寒先生既然已经认定了目夷子的封地在今之滕州了，他总得在滕州给目夷子找个地方，于是张先生在滕州找到了一个叫“木石”的小镇，便说“木石”就是目夷，喊转了，过去的目夷子就在这里。就这样，一个严肃的史学问题竟和两个毫不相干的名字附会在一起了。但光有个“木石”还是不行的，这只能是目夷子的地方，墨子在哪里还得有个地方，于是张知寒先生在木石镇周围驱车绕了一周，发现附近有个叫化石沟的小村子，因化石沟有个“石”字。正好与木石的“石”相合，于是指着山坡上的几间房子和一口井，把手中的木棍往地下一戳说：“就叫他(指墨子)在这里吧！”于是这里就成了墨子的出生地，当年这里的那位用水为民治瘰疾的和尚便被说成了墨子，那条原叫化瘰沟的水沟被挖成了“墨子井”。但张知寒先生觉得还不够，于是又把化石沟的“化”也解释为“目”，他说“在古代，狐与目、化、货等

同音，台、骀、胎与夷同音。”这样“化石”沟也就成了“目夷”沟了。

为了给墨子滕州人说找到更多的证据，张先生除把“木石”说成“目夷”，“化石”沟说成“目夷”沟，还把滕州所有带“石”的地名全说成“夷”的音，连远离滕州数百里的沂河和沂山、沂源，都与目夷的“夷”挂起了勾。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地考古工作者在木石镇附近发现的一处春秋到秦汉时的墓葬群，当地群众称之为“母子地”，张知寒先生也把它改为“墨子地”了。当地的群众对张先生这种做法很吃惊，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从没听说过墨子是滕州人。滕州历史上修那么多志书，也没有墨子一个字。张先生却说：“历史上好多事都是先入为主，弄假成真的。”他还说：“人家曹县有个曾子，邹县有个孟子，曲阜有个孔子，难道滕州就不能有个什么子？这就叫人才链。”（因曹县、邹县、曲阜依次与滕州为邻）

不管怎么着，张先生总算把墨子说成滕州人了，但张知寒先生还有一个顾忌，因为当代不少学者一直还在沿袭墨子里籍鲁国说。当年刘蔚华教授那篇文章，就曾给一些人很大刺激，于是张先生又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说墨子既是滕州人又是鲁国人。他说：“墨子为小邾国人，这是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所获得的一个结论。有人或问：你前面说过，自晚清以来，墨学研究者，无不同声说墨子为鲁国人，而你却说‘墨子为小邾国人。’岂不有悖于墨学大师们的说法吗？其实不然，我的说法，基本上是建筑在‘墨子为鲁国人说’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墨子为鲁人说被否定，我所得的结论也

将失去一个重要依据。”

今滕州市境以北，春秋时属于邾国，即邹国。滕州市城区及其周围地区为小邾国，也即郕国。周公之鲁国还在邾国以北，今日之滕州既不与之邻，又从不属于鲁国。如果说墨子是鲁国人，就不是滕州人，是滕州人就绝不是鲁国人，这是一个绝对无法整合的两件事。可是张知寒先生又找到了一条“根据”；《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的经文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冬，黑肱以濫来奔。”是说在昭公三十年的冬天，一个叫黑肱的人，带着一个叫濫邑的地方投奔了鲁国，从此濫邑便成了鲁国的下邑。张先生解释说，这个濫邑就在今滕州境。当时属于小邾国。黑肱奔鲁前墨子是小邾国人，奔鲁之后墨子就成了鲁国人，这样墨子就既是滕州人又是鲁国人了。可是《左传》在解释这条经文时却明明写着：“冬，邾黑肱以濫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很明白左氏清楚地指出，带着濫邑奔鲁的是邾国的黑肱，而不是小邾国的黑肱。如果张先生硬说墨子是濫邑人的话，黑肱奔鲁之前墨子是邾国人，奔鲁之后墨子是鲁国人，但什么时候都不是滕州人。张先生这样割裂经文与传的关系，故意掩盖黑肱是邾国人的事实，谎说黑肱是小邾国人的做法，实在令人痛心。

过去笔者在与张先生论争时，就发现滕州说的论证漏洞百出，前后矛盾，连自圆其说都不能，就很怀疑这一说的人为性。这次滕州之行的亲见亲闻才使我发现，这么严肃的史学问题竟被揉进如此个人感情的东西，实在令人吃惊。滕州的一位老先生流着眼泪向笔者说：“他们这样是要把我们的子孙后代引入歧途啊！”还再三叮嘱笔者，要把

这场辩论进行到底，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在此，笔者热切地希望，各方学人也能积极参与、，以澄清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